

## 秋落

□ 杨崇演

秋落，我喜欢的词。  
白居易说，一叶忽先委，勿言微摇落，摇落从此始。真是妙不可言啊，一叶、两叶、三叶，由轻落、微落到淋漓尽致的摇落。

秋风落，很难说它落在了哪里。但我知道，一叶落而知秋。秋风一吹，树叶的目标是落地，零落，零落成尘埃作土，和大地融为一体。从大地吮吸过乳汁的树叶，最终将还原为大地的乳汁。树叶的情感都很缠绵，它们牢牢牵扯树木的衣袖，没有劲风的撕扯绝不撒手，片片都依依不舍。从下至上，从大到小，循序落地。一片，一片，一片片，脱落。脱落也是呵护，为呵护比自个晚来的那些小兄弟、小姐妹，而甘愿先行脱落。

叶在落地之前，还要搭一下肩。有首诗写得好：刚才落叶搭了我的肩，我听见风说是秋天。

我陶醉在诗的意境中，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轻轻搭了一下我的肩膀，谁？环顾四周，并无他人。原来，是树叶飘落肩上。它是来向我招呼的，还是告别的？眼看着叶搭肩，正欲与之握手，突然落叶又飘至胸前，像别针一样斜插在上衣的口袋里，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又突然，随风飘落在地了。

秋落的主角是果实。万物摇落、瓜果坠落。

落秋的有红薯。红薯是大秋作物，地越松软，红薯长的个儿越大，品相越来越好，甘甜的水分越多，也越发憨态可掬。一个大个头的红薯，静静地摆在那里，着实可爱。想当初，农家的饭碗里，红薯便是主角。早上，红薯糊糊；中午，红薯咸菜汤或红薯稀面条儿；晚上，红薯糊糊。红薯或煮或蒸或烧，但千变万化更其味道。地上的红薯，不仅喂养了村庄的目光，涵养了乡亲的肠胃，最难能可贵的本质，是它与生俱来贴贴的暖、至高的软，让村庄的内涵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和风骨。

落秋的有丝瓜。丝瓜，当地人叫天落瓜。很喜欢宋朝诗人赵梅隐的《咏丝瓜》：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丝包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记得每年中秋，我们一家都聚焦在丝瓜架下，微风中，丝瓜架沙沙作响，垂吊的丝瓜摇头晃脑。奶奶会讲的故事很多，但奶奶最爱讲的还是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那天上人间的动人故事，奶奶讲得不厌其烦，我们也是百听不厌。此情此景，活脱脱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织女的唱词：

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稻海荡金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

落秋的有红枣。瞧！鲜艳的枣儿宛如红宝石，有的端坐枝头仰望苍穹，有的攀着枝丫荡秋千。大人说，该打枣了，要不就都落下来了。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竹竿，瞄准枣子大的枝条使劲敲几下，青红相间的枣，噼里啪啦落下来。几个猴急的，手抓树干，脚蹬树身，哧溜蹿了上去，大家戏称他们是猴哥转世。枣很脆，很甜，牙齿刚刚碰到，就一下子裂开了，甜到心里去。不远处的树上，几只麻雀朝这看，该是觊觎已久了吧。枣儿还青着的时候，它们就落在树上叽叽喳喳，讨论哪些枣子熟了后最好吃了。

果落在地上前，经常是果敲头的。果敲在头上也疼，微微、软软的疼，只是不会把人砸昏。果敲头，有时是地球引力的作用。果从高枝上跌落，打到人头顶，是一种巧合。有时是被一阵风吹落的，果上沾着晶莹的露珠，敲在人头上，飞果溅玉。果敲头，一个季节敲在头上。想起一句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山中下着雨，树上的果子一颗颗地落在地上。屋里点着灯，草里的虫子不停地在唧唧鸣叫。多好的意境！

最是那沿河、沿溪人家，最喜听秋声。咚、叮咚、咚。果子从树下掉到水里的声音美极了，柿子树、柚子树、桂花树经不住秋风一吹，像美妙的音符，敲打在枕水而居的孩童梦里，甜美的梦里还偷偷地数着有多少果子掉进了水里，有多少果子掉到了岸上。

秋天的夜晚，月光洒落大地。月亮在九天的夜海浮现出半张脸，皎洁的月光洒落大地。披着一身月光，有关月亮的美好诗篇在脑海里浮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致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宏伟壮观，上九天揽月的豪情满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祝愿，皆因月亮而生。散步在月光下，明月当头，月光柔和似水。月落在山峦、河流、树木、田园、房屋，它们犹如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整个世界如梦如幻，真不知自己是身在天宇还是身在人间。

扬手是春，落手是秋。秋天的落，是收获，也是离去，更是新生。



油画 徐淑荣 绘

## 斜插莲蓬

总觉得，莲蓬在枯萎时，成就了一种美。  
枯萎时的莲蓬，没有了花瓣的柔美，只余深褐色的蓬壳，单单一直，斜在案几上，或配以焦黄的荷叶，插入坛子，即可养目养心。闲来无事，翻几页书，瞥一眼莲蓬，流云如水，心境苍老凛然，如同入定的禅师。

齐白石画过水墨莲蓬，与一把大蒲扇，构成画面，很有意味。那幅画是老人八十岁所作，画中的莲蓬，没有梗，只为几枚硕大的莲房和一大支蒲葵扇，墨色粼粼，很有气势。除此，白石老人还画过《莲蓬蜻蜓》，极简的画面，两个莲蓬，一只蜻蜓，翩翩起舞，一静一动，美感十足，而斜插的莲蓬，完全涂黑，层次分明，简洁空疏，令人惊叹。

齐白石的画作，构图上大简与大繁。简，以少胜多，给人想象的空间；繁，水墨酣畅，扑面而来。无论是简与繁，都让人浮想联翩，给人以言有尽意无穷的禅意。

我所在的小城，荷花并不盛行，挑着担子卖荷花或莲蓬是不常有的。七月中旬，荷花盛开，九月初荷塘就老境颓然，满塘萧然，这在南方，大抵还是满塘青绿。北方的秋，总来得早，且一夜之间，就秋意浓烈，风一吹过，荷叶骤然枯黄，而恰在此时，却独独成就了另一种美。

曾多次的，和爱人去荷塘漫步，与其说漫步，不如说是看莲蓬。枯萎的莲蓬，最有看头，满塘荷叶，一支支莲蓬或俯或仰，或卧或立，俯仰之间，千姿百态，在满塘枯萎的荷叶中，构成了富有禅意的画面，而落日余晖归去时，爱人非要摘得一支莲蓬，捧在手上递给我，其憨态模样，也惹人发笑。

那年二月，在杭州西湖也看过莲蓬。那天正赶上西湖大雾，山色空蒙，远山如黛，美成了一幅绝美的水墨画。游人如织，桨声灯影中，一支支枯萎的莲蓬，在凄风苦雨中枯成一株株铜铸的雕像，陡然伫立在满目疮痍的湖面，就那么不动声色地闯入眼帘，霸占了内心，没来由的，我和先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仿佛人生的苍老就在一瞬间。

秋来看莲蓬，总能看出更多的人生况味。满池莲蓬，与芦花同老，苍老与凋谢间，演绎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美。这景致如同在大雪纷飞的戏台，唱一段老戏，幽咽婉转的唱腔，一开唱，就金石炸裂，泪流满面。然而，读懂一支莲蓬的坚定，就更懂得，人生历经悲喜，内心深处更多的是，一份淡定与从容。

就如辛弃疾一生命运多舛、壮志难酬，却依然能吟诵出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的绝美佳句。

鲁迅是喜欢莲蓬的。菱裳荷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秋意瑟瑟，鹭影无踪，苇花伴宿、夜露寒凉，鲁迅对莲蓬的怜爱可见一斑。那年鲁迅还是少年，看到枯萎的莲蓬，想到它的高洁傲岸，就希望它能莫随残叶堕寒塘，可见，鲁迅心中的女子应该是一支莲蓬，亭亭净植，淡雅绝尘，即使身陷泥淖，仍能一身傲骨，挺立尘世。

落日颓颓时，在书桌旁，斜插一支枯萎的莲蓬，让心取得一份禅意，待老去时，也能老成一株莲蓬，练就一身傲骨，在秋风中，不堕寒塘，铁骨铮铮，兀自孤独，兀自深情。

## 土地(外一首)

□ 林杰荣

踏实，从来就是你唯一的答案  
不管历史的问卷如何变化  
从荒芜到茂盛，从播种到收获  
你所关心的是开垦者的温饱以及  
他们的尊严

任凭他们撕裂胸膛  
从你的内心攫取生存的希望  
开垦的意义  
本就需要最豁达的宽恕来诠释

种子萌芽证实了你的脉搏在律动  
当你炽热的血液流经秋风中的庄稼  
一切都将卸下沉甸甸的荣耀

生命的尽头  
应当是一种更加纯粹的成熟

农民与土地

还是让稻田诉说吧，毕竟，它能够押上金灿灿的韵脚

其余都是保持缄默的，仿佛耕作的一贯传统便是

谨言慎行，或者，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朴实者眼中

无声也许是恪守本分的语言

他们期待丰收，却又耐得住荒芜

汗水蒸发着一代又一代古老而坚韧的守候

土地是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皮肤，健康的肤色

让初春的新绿与深秋的落红也为之惊艳

那些深埋在大地中的信念，祖祖辈辈，早已生根发芽

他们舍不得离开孕育他们的子宫，连同身体和灵魂

都渴望安葬在出生的地方

## 九月帖(外一首)

□ 胡巨勇

还是会蝉歌氤氲  
为金风起作序，为白露降谱曲  
还是会花香起伏  
为蒹葭折腰，为归雁送行  
大地流年如锦  
稻草人，守望着  
这个节令分娩的心事

雏菊开得热烈，桂花香得执着  
红枫在西风的太极里招摇  
只有落叶，还乡的脚步  
轻曼飘逸。好像  
锋芒一旦过激  
就动了秋的胎气

落叶辞

师从候鸟。选择自秋天  
开始练习飞翔  
踏风回归。迈出的勇气  
有着同落日般悲壮的美

舞出一种情韵  
从树梢到大地，从上到下  
丈量出的是守望的心境  
抵达比出发  
多了一份庄重的质感

落叶归根。一瞬间便完成永恒  
直抒胸臆的诠释  
正是我们，对这个世界  
明心见性的敬畏

## 躬耕仰望(外一首)

□ 北城

北风，独守一轮月  
白发扶墙。夜长  
时间萧瑟，思绪在瓦片上行走  
划一根火柴，点燃旧事  
取暖思念，绵长  
不能再：对不起越来越瘦的时光

星辉明灭，归途  
在欲言又止的张望里沉思  
瓦隙里的光，折返于城乡之间  
时间的塔上  
点亮一生的灯盏

躬耕。礼赞英雄  
绝响，穿越山河  
成为时代的仰望  
几笔春秋，勃发  
像风一样染遍

波上琴声

夜行，自带风声  
粼粼波光，照进杂草丛生的皱纹  
隐痛缠身，扶着影子张望

背负太多的期待  
耗尽激情  
一对翕动的翅膀，迎着青春拔节的声音  
迎面遇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相对无言  
擦肩而过后，回望  
那个走出黑夜的人，像我

放慢的脚步  
卸下勒进骨头的双肩包  
怎能用半行颓废了结昨天  
桨在手，横越雨雪风霜  
上岸，完成一个人的传奇

## 选一个日子

□ 谷晓风

就选这个日子吧，推开篱笆院门

烧一炉火纸

再搬出父亲遗在屋角的古老石磨

仔细清洗一遍

如同清洗隐于心底的层层尘埃

八十七岁的母亲翻出一箩新收的黄豆

掺着些絮絮叨叨反复研磨

在一圈又一圈的旋转里

那些躁动的心事慢慢儿归于宁静

六月初六

是桑植白族人家祭祀团圆的美好日子

啜一杯桑植白茶

氤氲着几丝简约的烟雾

盘旋在妻子戴于头顶的风花雪月<sup>①</sup>

消失于欢腾跳跃的灶火

攀附于吊脚木楼转角处的那篷乌藤

一遍又一遍

偷窥着孩子们肆无忌惮的欢声笑语

城市，以及平日郁积心头的喧嚣

遂被一次次狙击在千里之外

注释：①风花雪月，一种佩戴在白族妇女头顶的古老银饰。

## 风吹稻浪

□ 董敏

大山间的平地，是稻田的家  
村庄，是小河交汇处的纽扣  
长满青草的田埂，似绳索，牢牢拴住  
一个幸福之家的日子  
金黄的稻子，是艰辛和汗水  
染就的暖色调，水田里  
终年和老牛一起劳作的父亲  
佝偻的背，是一株压弯腰的水稻

秋风带着落叶起舞的季节  
将农人脸上的笑靥，一起收割  
谷场，是一年中的希望  
劳动号子，映红天际的晚霞  
锋利的镰刀，割完  
最后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  
如一个完成使命的战士，回归故里

农妇用嘴角扬起的笑，喂饱  
一个丰富多彩的季节，以及  
一年四季牛干瘪的胃  
稻草，立在田埂上，像农民，注视  
收割后的田野，你却说，秋风吹过  
种稻子的人，依然还在生长着

## 古代名人科举轶事

□ 江舟

欧阳修一年赴省城参加科举考试，赶赴洪州（今南昌）城下，时已日暮，城门已关，城外一片荒野，无处投宿，只好哀求守关兵士，开门进去。把守城门的是个老兵，站在城楼俯身下望，暮色苍茫中，立一寒士；问清情由，知是赶考秀才。这老兵原先也是个读书人，知道赶考的苦楚，顿起怜悯之心，便出对以试其才学：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欧阳修稍稍一想，便回答说：出对子容易，对对子难啊，请先生先对吧！老兵说：这对子是要你对的，对上了就放你进城。欧阳修拱手回道：晚生已对过了。老兵细思默忖，恍然大悟，便下城楼打开城门放欧阳修进城了。原来，欧阳修的对句是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

北宋有一次殿试，皇帝宋神宗命参知政事（副宰相）王安石担任主考，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英才。考毕，王安石挑灯细览试卷，见一粤州考生的应试诗中有明月当头叫，黄犬卧花心之句，不禁皱眉冷笑曰：皎月岂能叫？黄狗怎可睡于花蕊之中？此儿谬误矣！于是提笔将这一联诗句改为了明月当头照，黄犬卧花荫。改毕，又对着试卷讥叹曰：儒生啊儒生，凭胡乱才之，妄想峨冠博带，岂不让老夫笑掉牙齿。

后来，王安石因变法失败，为解心头烦闷，漫游名山大川。一日，来到广东潮州，夜宿一苍松偃盖、古桧蟠虬的古刹之中。是日黄